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山文集卷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章裕曾

西山文集卷九

宋 真德秀 撰

對越甲藳

奏申

申樞密院措置軍政狀

照對某一介疎庸誤膺郡寄民事之外其於軍政粗克究心自昨者海道披猖幸即俘戮因加講究乃知武備

久弛蕩無隄防故使凶頑之徒得以玩視於是遴委僚屬遍行海上相視形勢諏度利便條畫備禦之策具申朝廷旋蒙報可仍給賜祠牒以贍工役之費某遵奉指揮督促措置今則法石永寧二寨添展圓備寶盖新寨亦已落成增屯舟師分撥戰艦復水教之舊制定巡邏之界分已皆各有理條除别具申外但其間嘗有未盡未便事件某雖叨恩易郡受代有期倘不一一申陳切慮異時仍前隳弛使朝廷給賜遂為徒費某所區畫亦為

空文其罪大矣用敢不避瀆煩具列如左須至申聞者

一海道之備無先舟楫往者左翼雖有水軍之名舟楫之具初無一有或遇寇警臨時差顧往往緩不及事兼人船未嘗相習豈能衝冒風濤與狂寇爭一旦之命今來節次分撥法石寨已有甲乙丙大戰船三隻又有寧海平海船各一粗為足用外永寧寶蓋各只有平海船一僅可載戰士四十餘人逐寨皆俯瞰大洋萬一賊舟欻至其衆稍盛法石相去隔二三潮猝然救援不及非

惟難以取勝抑恐返滋賊勢合更與造船二隻發下兩
寨添貼使用兼照舊額水軍戰船三年一小修五年一
大修例從本軍申帥府帥司申朝廷往復遲回差官計
料裁減動至累載方准行下或竟寢不報緣此坐泥腐
壞不可復修今若仍循舊例遇當修之歲然後有請于
朝廷切慮報應稽遲不及以時修葺二三年間諸寨之
船必皆朽敗一有警急何所措手切照甲乙丙三大戰
船元係朝廷行下運司本州就有管官錢内各撥一半

應副候畢申豁為錢一萬二千餘貫平海等船係本州將獲到賊船重行幇修撥付蓬帆檣具色色全備其費亦復不少若二三年間便為棄物深為可惜某與統制楊武翼俊及本州通判施朝奉誠一等官詳細評議皆謂莫若具申朝廷乞支降官會二萬貫内五千貫付本軍打造戰船二隻撥付永寧寶蓋二寨添貼使用餘一萬五千貫發下本州知通同共交管置抵當庫一所於本軍選差將佐一員幹當將收到息錢分明上歴不得

那移他用遇戰船稍有損動即從本軍報州委官計料立便修葺所費少而見功多後過當修年分更不具申朝廷乞行撥降或將來大段年深别合打造方許申陳庶免頻瀆朝廷亦便諸寨之船常新而不壞所利甚大今來所乞錢數係是公共會約須盡得此數作本方可繼營見息為隨時修葺之費不至侵動本錢而朝廷一番頒給之後可以支持一二十年比之向來三五年間輙一申請又為有間伏望朝廷特賜從申給降免行裁

減伏候旨揮
小貼子云上項所申如蒙朝廷從允即乞併降旨揮
令本州知通同左翼軍統制每歲終聯銜結狀保明
所管戰船有無損動及抵當庫收支見管錢數申朝
廷照會庶幾永永不至廢壞併候旨揮
一既有舟船不可無梢碇水手今本軍諸寨闕額頗多
平時巡邏已是費力若猝遇警寇與相馳逐於大海風
濤之中梢碇之人豈不悞事某昨嘗備本軍所申乞行

下招填仍與刺充効用庶得驍勇之士續準指揮江上諸軍所招梢碇止刺軍兵是致施行未得今來不敢再申前請照得諸處配到左翼軍重役兵士多是在海道行刼作過之人照條三年無過犯改刺本州牢城今與統制等官詳議欲乞朝廷行下本州守臣同本軍統制官於重役軍兵中揀選少壯輕捷諳會船水之人改刺左翼軍三色軍兵充梢碇水手粮廩既不甚增緩急實得其用的為利便兼照往年統制韓俊任内亦曾申請

蒙朝廷行下遵從格刺今某所乞委有上項體例伏乞

朝廷速降旨揮施行

一某昨來畫一申請內一項乞行下左翼軍今後將官差在永寧圍頭者以年為率理作重難以除獲到賊徒別申朝廷照條格推賞外如止是廵綽有勞界內無盜賊作過亦許本軍保明陞差一次其法石將官在寨實及二年如能究心軍政肅清海道亦與申聞朝廷別作酬奬尋准省劄已劄泉州左翼軍照所申事理如見得

委有勞効即仰次第申取朝廷旨揮劄付本州照會某
謹已遵禀照得法石寨合差正將一員永寧寨合差副
將一員圍頭寶蓋寨各合差准備將一員據本軍申守
闕進義副尉權准備將廖彦通進勇副尉准備將劉顯
祖守闕進義義尉本軍訓練官吴世榮皆諳熟海道內
廖彦通吴世榮因去年五月內捕獲海寇趙希郤等蒙
朝廷推賞轉資已差廖彦通權法石寨正將劉顯祖權
永寧寨副將吴世榮權圍頭寶蓋寨准備將職事併據

廖彦通等申已管幹逐寨職官去訖某尋行攷察本軍所差委已公當但竊見三衙門江上諸軍有合陞差之人皆從本司保明申朝廷出給差劄幇行請給獨水軍緣屯戍外郡遇有陞差止申殿前司出給差帖州郡以非朝廷補授不敢幇行請給止是本軍量行添支其多者不過十千而止雖有將佐之名初無其實難責令盡心職事今法石等三寨俱係控扼海道每遇盜賊竊發欲其捐棄軀命與狂寇角逐於大海風濤之中非稍優

廩給有所不可照得廖彥通等皆因開禧二年起發山東進取補授上項官資其廖彥通權准備將已及七年劉顯祖權准備將方及三年吴世榮充訓練官已及三年逐年登載帳籍申樞密院照會各皆有勞無過欲乞朝廷出給差劉令廖彥通正充准備將劉顯祖吴世榮各權准備將候滿二年日照已降旨揮别行次第保明申伏乞旨揮施行

一某昨以左翼軍於本州初無統攝平時軍政略不與

聞緩急調發尤難另召嘗具申乞降旨揮令左翼軍聽
本州節制尋准省劄如遇海道盜賊竊發許本州守臣
調遣收捕某敬已遵禀但有更合申明事節本軍兼控
水陸若海道有警方許調遣萬一陸路或有緩急本州
既難坐視若欲調兵追捕又恐本軍以所降旨揮止及
海道為詞其合申明一也又軍政修飭全在平時今若
遇警急始許調發而平居不加考察亦有所未便某昨
來所申利害頗已詳盡未蒙施行若使統戍得人常如

今日有教閱訓練之勤無掊尅朘削之害雖不佚州郡節制固無不可其如廉介公勤之將未易多得殿司邈在行都帥憲亦相去數百里近而可以攷察者莫如州郡又以元無統屬不敢過而問焉則軍政之廢壞將有不可勝言者是以數十年來士卒不復如向時之精鋭舟船器械不復如向時之整備正以主將多非其人而又無從旁督察之者遂得以肆其貪叨掊尅之私士卒平時未嘗有一日温飽之適怨氣滿腹無所告訴有緩

急必欲其捐軀效命難矣故為一戍將之私計則以受制節於本州為非便為一軍數千人之公計則以聽節制於本州為至便朝廷之上將為一戍將之私計乎為一軍數千人之公計乎況戍將之公廉無私者亦自以本州節制為便如今統制楊武翼俊是也某昨申請之時俊嘗與聞頗以為喜蓋其置軍于此事力寡弱凡百非州郡扶助有所不可若獲受本州之節制則用度之窘缺可以借允出師之粮餉教閱之犒賞可以仰給其

有勞効可借本州之保明其有利病可望本州之申述葢州郡與本軍合為一體凡事相為援助則在本軍為力也易若州郡本軍各為一家凡事不相左右則在本軍為力也難且如去嵗海寇之警用力追捕雖將士之力然非本州一一應付則本軍雖欲進前討捕有不可得方其出軍之時本州給以粮餉犒以酒肉日接于道而又合民船以助其勢僱水手以助其用調度有出郡之老吏竊竊私議以為捕寇之事本州從來只是移文

督責何須枉費官錢葢其習熟見聞如此今若仍前不相繫屬自今或有緩急彼雖聽州郡之調遣然初無節制之柄必不能督之向前州郡既不預節制亦必具文行移必不肯資以費用借使統戍得人猶恐未能獨辦其事況一有庸繆之人濫居其選既無州郡督責又無州郡應副豈復肯盡心竭力以妝捕盜爲已責乎其合申明二也剽聞昨來議者以殿司大軍不應聽外郡節制是致朝廷未嘗聽許切照殿司官兵之戍淮上者雖

小小軍壘皆許節制借曰淮上係是邊面許禦盜寇不得不然本軍控扼海道扞禦海寇亦非閑慢去處又許浦係御前水軍置副都統制近因浙西提刑申請尚許提刑司節制况左翼止差統制官而其海道利害又與浙西無異某自淮回降即欲開陳慮涉招權之嫌是以不敢今受代在數日間竊伏惟念朝廷置此一軍關係甚重若欲軍政常常修舉非付州郡以節制之權終有所不可且將去而言尤無所嫌用敢再申前請伏望朝

廷檢照某去年八月内劄子所申事理早賜施行實悠久之利伏候旨揮

小貼子某今來所請條欲扶助軍政非欲侵撓事權如蒙朝廷以為可行即乞明降約束不許干預軍中錢物差借人兵及率意擅自陞差將佐其統制官與州郡往來素用賓主之禮亦合並仍其舊不得輒有改更庶幾彼此相安可以協濟國事併乞旨揮此狀既申即離任其後得旨令泉州守臣節制左翼軍

江西奏便民五事狀庚辰

臣檢准慶元令諸監司守臣到任半年以上各具便民五事開奏臣猥以駑劣蒙恩擢守豫章實兼江右帥事竊伏惟念朝廷列置帥臣於諸道以總統兵戎為職時平無事則欲其建威銷萌震讋姦宄使盜賊不敢竊取一有警急則整齊一道之衆惟上所使若臂指然非如列郡守臣獨以謚獄訟治財賦為稱職也臣觀大江之東緜地數千里其北則江州興國控扼江西實當光黄

之衝其南則贛吉南安林峒邃密跨越三路姦人亡命之所出沒自餘郡邑小民亦皆輕悍好鬬殺人于貨之盜在在有之臣嘗妄論凡任帥職者皆當以治兵為先而帥江右者尤當以治兵為急故自到官以來凡事關軍政率不敢後然人情蹈常襲故往往視為內地語及武備則哂其不切慮及江面則指為過憂繕治城堞則曰不必徒費督責將佐則曰毋庸多事獨不知朝家建牧之意將假以爵秩姑崇帥臣之虛名耶抑將整軍修

戎屏翰王室責以帥臣之實職也昔唐曹王臯觀察江西裒兵大選羣能著職遂能挫李希烈之鋭使不敢南窺江淮紹興初李綱為本道安撫制置大使整治城郭團結軍伍威聲隱然羣盜相繼敗降如臯如綱始可謂不負朝廷之委寄矣臣雖不材無能為役顧區區平時願忠朝廷盡瘁職業則於二臣之事竊有志焉故今所陳一以治兵選將繕城弭盜為請其間有因本道利害而因及他道者事勢相關不容不爾伏惟聖明采擇而

施行之

一臣聞自昔外有敵國之虞則内必有盜賊之警故諸葛亮與魏相持而孟獲畔瀘南劉裕舉兵北伐而盧循犯建業二者之患常相因而起一於禦外則盜賊得以乘吾之虛而為根本之害一於備内則敵國得以伺吾之隙而為疆場之憂其為患均也然敵國在外所攻者吾之頭目其來也可知盜賊在内所攻者吾之腹脅其發也不可測故亮必先平南方然後經營北討裕能滅

燕入秦而幾無以制徐道覆之謀然則盜賊其可忽哉
國家南渡以來州郡之兵日以削弱一方有警必移大
軍然後赴之往者李全之亂與近歲贑吉南安之擾皆
取辦於此然使疆埸無虞則舉備外之兵以平內寇其
誰曰不可今邉事方興撤備無日沿江諸軍列戍淮漢
以之禦敵猶懼弗給設不幸妄一男子竊弄耰耡於田
畝閭沿邉之戍既未可抽回州郡之兵又不足深恃此
臣所為朝夕凜凜者也竊詳思之與其養兵而得以無

用孰若教之而責其可用臣所領十一郡有所謂團結禁軍者葢諸道所不及其法選諸指揮禁軍之彊壯者年若干以下試弓若干斗力弩若干力聚為一營命曰團結月增料錢一千合諸郡租額凡若干人隆興府一千人諸州軍各具實數臣欲稍增其額合一路為一萬二千人隆興府增五百人通為一千五百人諸州軍均添足數日教旬閱責之兵官月按季拍責之守貳春秋二校則於團結中擇其年貌浸衰年四十五以上事業減退者仍還元來軍分而於諸指揮中選少壯及等事藝精熟者補

其額及委帥臣不時點摘按試以攷兵將官以勤惰其揀選不精教練不熟者案劾以聞守貳不覺察併行責罰如此則一二年間州郡之兵漸趨精勇此弭姦銷萌之要術也然臣愚慮不獨江西一道為然凡在内地皆當思所以為不虞之備如臣言可采乞下諸路一體施行

貼黄臣竊觀當今軍政不修兵力削弱所至皆然而

師旅未解盜賊將作葢不待智者而後覩應劭之論

漢山濤之憂晉其在明時可為殷鑒今除兩淮川蜀荆襄外自餘八路曰浙西浙東江東江西湖南福建廣東廣西除江西見有團結外其浙西等路皆當略倣其制兩浙江東湖南福建大約各以萬二千人或萬人為額二廣則稍殺焉其選擇教練悉如臣今來所請則此八路中禁軍之可用者亡慮十萬餘人平居以備盜賊緩急以待興發非小補也又大軍移屯如泉州之左翼别𣂏軍分如潭州之飛虎廣東之摧

鋒福州廷祥獲蘆之屬及諸路帥司有親兵去處皆
當責自帥守招填及額選其精鋭別為隊伍異其賞
給淬勵而激昂之合而計之當不下二三萬人武備
既張則姦心自弭其視一方有急然後抽舟調大軍
利害相去何啻什伯惟朝廷察臣慮遠防微之忠特
命近臣詳加裁酌亟賜施行不勝大幸
臣竊考建炎三年金兵自黄州渡江由武昌趨興國
取間道以攻洪州守臣王子獻遁去遂入州城尋破

撫表諸郡遍蹂湖之南北然後北歸所至攻殺幾無噍類言之可為痛心今之議者大抵以江西為内地殊不知九江興國二郡前臨大江北望淮壖纔一水爾中興初江西安撫大使實兼節制蘄黃蓋以是也去歲之春敵攻黃州諸闗江右震動本司承制檄調兵守江倉卒間僅能發諸州禁卒千人以往夫以步卒守江猶策馬使耕驅羊使載其不勝任也必矣臣謂與其緩急調無用之兵以誤事孰若平時養有用

之兵以待事江鄂二司各有水軍竊聞邊事既興多作步人起發今江州在寨僅有見管若干具實數而戰艦可用者尤為亡幾鄂司所管計亦類此借曰敗屻之餘事非昔比然逢蠭蠆有毒其可忽諸況於韃靼方興羣雄交騖先事之防尤當加意臣願明詔江州都統司及本州守臣同任江面之責其人船闕少之數日下招塡打造之意什之三分屯興國管下富池等處庶幾風寒之備不至空闕江右一道恃以亡虞所

有鄂司水軍併乞一體行下措置亦以什之三分戍武昌縣葢興國江面元隷江司武昌江面元隷鄂司分兵防守正其宜也如臣言可采乞賜詳酌施行

貼黄照對鄂州武昌縣正與黄州對岸葢建炎間金人渡江處也臣嘗以上流形勢利害訪問士大夫有奉議郎司馬括者謂今之武昌縣乃孫氏所都而今之鄂州乃孫氏時之江夏也江夏去江雖近然江北間阻頗多敵人未能直抵江面此項更問子細而武昌對岸

止有黄州諸關若諸關失守則直至江上又其水面最狹其形勢與今太平州采石略同故建康戎司水軍盡屯於采石今鄂之舟師亦宜移戍武昌臣雖未嘗親至其地而以括之説參之史冊及士大夫之知沿江形勢者多以為然括往年嘗為宣司官屬有三劄上廟堂其一論武昌利害尤悉今録以奏聞伏乞朝廷併加詳酌或未可舉軍移屯即乞姑從臣請以鄂州水軍什之三分戍武昌與江州興國水軍相與

唇齒其視蕩然無備亦云遠矣併惟聖明裁擇

一臣竊見江西統郡十一而隆興實為帥府諸郡所倚以為重城郭甲兵之備皆當整飭如法然後足以壯觀瞻而弭窺伺而臣到任之初按視城堞則其緜亘甚闊而傾圮最多尋加訪問有寓居士夫語臣謂五代以前郡城廣狹中度南唐李氏謀遷豫章乃始大其郭堞郡之東湖本在郭外至是遂包入焉紹興初故相李綱為帥蓋嘗縮其北面然其廣袤猶若干里若干步見今實更契勘

若干里步 按守城法當用兵若干人茲豈易為力者今誠能按唐之舊瞰湖為城則城之四面西北有江其東有湖天設之險殆無以過此豫章百世利也臣竊詳其説可謂至當然縮城重事未敢輕言而圮壞已極則有不容坐視者方李綱繕城之時其工費仰於公朝其役兵調於屬郡時異事殊不敢扳援有請而本府年來調度百出帑庾枵然儻必俟有餘然後興役則夏潦秋霖之餘頽圮益甚泓江一帶居民岌岌常有浸淹之憂而城脚

被齧去處多已摧陷更遭一水其損愈多近委江州鈐
轄楊禧相視條具頗為詳悉如砌城面以防滲漏作葉
溝以通水道用夜义木以壯城骨皆舊所未有臣今一
用其說第工費浩汗未知所出稽諸舊牘前帥臣沈作
賓在任日從本府撥到銀若干萬兩付安撫司樁管充
犒賞費今不獲已欲於上項銀内權兊借若干千兩收
買磚石竹木等物及雇募夫工日下修築却從本府於
收到諸色窠名錢内痛加撙節旋次撥還庶幾城堞得

以一新少重帥府之體伏乞劄下遵守施行

一臣竊惟聖朝計安元元思慮深遠其在諸道既有兵以備戰守又有將以主其兵復置帥以護諸將號令素孚紀律素定一旦有警將惟帥之所令兵惟將之所使以之戰禦無不可者自視事以來講求軍政本末乃知州郡禁卒多以供工匠備廝役事藝未嘗練習教閱秪為具文則兵不足以為兵矣有副總管有路鈐有路分又有州鈐有將副下至都監監押皆以主兵為職而未

嘗知兵問其得官之由或宗戚或閤門或國信所或堂部吏其間豈無可用之材要於將略鮮曾嫻習或飾文墨以自喜或矜富貴以自娛甚者闒茸廢放無所不有則將不足以為將矣兵不足以為兵將不足以為將則帥之為帥是亦具員而已矣望其藩維王室如古之牧伯顧不難哉然兵猶可以閲習而精將不可以勉強而學竊見近歲指揮總管路鈐例赴臺參將副以下亦必從帥司鈐量乃許之任臣謂此僅可以察其年齒之壯

老與精力之強否而已必欲得知兵之大則臣願朝廷嚴其選擇總管號為副帥間嘗以節度使為之其次路鈐路分亦武臣高選今之環衛蓋將帥之儲及諸軍統制統領等官亦多習熟軍務者臣謂總管路鈐宜於環衛及統制中選其嘗歷戰陣者為之州鈐將副其取諸統領將副之諳知兵事者都監監押員多不可悉擇姑從舊制差注年未六十之人而責帥臣以從實銓量毋使疾病眊昏者尸其位庶幾州郡主兵之官漸得其人

平居精於教閱緩急有所倚仗非小補也或謂審爾則閫門國信之屬何以處之臣曰為官擇人則治為人擇官則亂朝廷儻憂此屬之失職固當置諸官閒無事之地至於軍政安危所係則不可以不擇如臣言非繆乞賜詳酌施行

一欲乞通廣鹽於贛州南安軍以弭汀贛鹽子之害時有獻議通廣鹽於贛南安者行下贛州知通同共詳酌未報而以憂歸不及上明年春蘄黄失守其後朝廷改武昌為壽昌軍略知所陳云

潭州奏復税酒狀

臣至愚極陋誤蒙聖恩擢付一路入境之初訪求民瘼即聞榷酒一事重為潭人之害既又詳加考訂廼知積獘已極不容不更舊法具存不容不復臣敢疏其本末以聞竊惟酒之有榷本朝家所藉以佐經費其來尚矣然後行於江浙諸路而不可行於廣南福建者葢瘴鄉炎嶠疾癘易乘非酒不可以禦嵐霧而民貧俗獷其勢不能使之必沽於官故特弛其禁以從民俗之所便若

重湖以南雖非閩廣之比然其密鄰桂筦旁接連賀風

土氣候往往相似故全永郴道等州或聽民自釀而輸

税於官或於夏秋正賦併輸酒息未有專行禁榷如江

浙諸路者也獨潭州在城或税或榷前後屢變考諸故

牘税酒之法實起於紹興元年是時兵革未息城市蕭

條幕府適有練達之人建議于州募醞户造酒城外而

募糶户賣之城中入城之時數罌以税官無尺薪斗米

之費而坐獲利入民無逮捕抑配之擾而得飲醇美其

後名公鉅卿相繼典州皆因而不改旁郡如衡依倣其法亦迄今遵行至乾道二年劉珙討平郴寇增置新兵又乞屯軍郴桂一時調度百出亦不敢輕變稅法但增置糯米塲添創南北楚三樓量從官賣稍分醞戶之利而已及辛棄疾之來剏置飛虎一軍欲自行贍養多方理材取辦酒課乃始獻議于朝悉從官賣明年權給事中芮煇奏言潭州自行稅酒法人甚安之官不費一錢而日有所入今變稅為榷皆謂不便人多移徙虛市一

空始行之初所得雖多今止及半而米麯之本官吏之
給盡在其中夫以小利易大不便猶不可況初無可得
之利且彼方新經陳峒猖獗之後又可遽擾之乎孝宗
皇帝亟從其說降旨住罷令本州照久例施行是年冬
帥臣李椿到官椿於吏事最為詳練亦奏臣又居湖外
備諳土俗稅酒之為民便已久而羣疾攺之當刱造營
寨房廊日役夫匠甚衆所入雖不下七八百緡夫匠一
散已不及初其後愈見虧額會計所得除抱認諸司錢

及贍給官吏虛有廢罷醞戶之名實無所益請依舊於
行醞戶稅賣而帥司樓店亦且開沽俟稅課登羨日止
朝廷從之官司所醞既少姦弊易防故酒常佳而易售
民戶安意稅賣無抵法冒禁之憂故雖稍取其贏仍從
官賣其常平等處課額亦準舊例經於息錢内取撥分
隸自是潭俗頗還舊觀既而安丙來自西蜀視事之初
即議改榷且限三日打併投醪江流見者撫膺椎髻破
缶所在嗟怨括馬供磨騷及編氓伐木為薪至空嶽麓

而不之卹也倡擾當壚嘈雜郡齋糟糠豢豕充斥後圃凡酒家一孔之利鈎抉靡遺酒貴米賤既相遼絶重法以禁亦不為止搜邏之卒旁午逹道連坐之人填溢犴圄富者至加籍沒貧者令衆監償異服荷校纍纍於市中下之家閲月踰時不知酒味小有讎嫌動相誣訐人人重足一迹糯米以糴責之州縣雖窮荒之邑艱歎之歲坐數拋下無得免者監勒牙儈科率舟船所至騷然人不堪命其害不止一州且及一路矣後政師臣葉時

鄒應龍皆有意復舊竟以弗果然則改弦更張稍蘇民困此政徼臣今日之責也且紹興初元至今凡九十餘載税法中雖暫改然其行之之久通前後七十餘年榷法之行或三四年或五六年即復大都不過二十餘年耳由是觀之税之與榷孰便孰否其大略可覩矣自曹彦而不恕自是官酒與民酒並行者為定例莫之能改及開禧二年趙善恭又欲盡罷其息不待奏聞遽行官榷醞戶失業犯法者多甫及數年其弊遂極曹彦約到

任是時官賣之額日朘月減幕府相視束手無策彦約之議大槩以為若行榷酒則利在官吏而百姓蒙其害一為税酒利在百姓而官吏有所不便此議一起毎指以為難行皆官吏自為之計非為公家計為百姓計者也以嘉定三年官賣本息計之雖名收二十萬八千五百八十七貫有奇而米麴柴水本錢與官吏食錢却計一十二萬二千三百八十二貫除本收息僅有八萬六千二百五貫是一日所得止二百五十餘貫若官賣一

分稅酒二分則日稅之額不過一百六十餘貫當不難辨於是復行淳熈八年已降之旨參用淳熈十年官私俱醖之議許城外百姓自行造酒般運入城上秤收稅每酒一斤稅錢七文不稅而入謂之私酒若城外以至禁地不可闗防即分地分緊慢改為旗望戶欲來者許之承撲欲退者許之自陳此外惟南北楚樓每歲量造三分之一約復行稅法衛涇繼之每歲所入淨息率不下八萬餘貫睎昔之榷無大相過是不料糴不抑配不

搜捕薪水之費官吏之給皆十去其七而確然一定之息踵門自至顧何所憚而不為哉本司每歲諸軍供給賞犒之費誠為不貲若以一歲所入截長補短痛加節約亦可僅僅自給外此而求多焉必曰不榷不可然盈虛相較其實無幾徒為國家斂怨一道況淳熈八年指揮初無衝改為臣子者遹輒廢格君命行其胷臆臣雖至愚竊所不忍謹以日下措置復行稅酒舊法所慮人微望輕不足鎮壓異議既行之後他時或有變更則為

甌戸者重罹蕩析之禍是臣實誤之也用敢冒昧奏聞欲望聖慈仰體孝宗皇帝嘉惠湘民之志意特降睿旨從臣所請臣當琢石鐫刻立之通衢以為本州一定不易之制俾潭之百姓歌詠聖恩永永無極臣不勝大願伏候勑旨

貼黄臣竊見荆湘之地傜峒錯居風俗獷戾動揺則易綏輯則難乾道間因官司敷賣乳香激成郴桂之變厥監非邈人所共知本司以安撫一道為職正當

禁止州縣擾民之政以銷患未形乃因榷酒之故歲歲行下科糴糯米所酬之直未必能及時價所支之錢未必能到人户況又有追催之苦有陪備之費其爲咨怨蓋不待言擾民之事首自爲之州縣效尤其將何責倘非亟復税法則歲造二十萬缗之酒用糯至多苟不科糴何所取辦萬一有姦民扇揺其間是因小利而致大患也臣日夜念此至熟是以斷然行之不疑伏乞睿照五月二十六日奉聖旨依

申樞密院措置收捕道州賊徒狀

照對本路道州管下有賊人蘇師軍等聚集作過已涉數年尚未敗獲緣本州連年災傷飢民從之者多遂頗猖獗已殺傷江華縣土軍唐信等八名近承廣西提刑司牒據賀州桂嶺縣申賊人蘇師軍等在本縣及江華縣兩界首行刼民財殺害人命已牒照賀道州督發巡尉會合追捕令來賀州申備桂嶺縣申強賊二百餘人是蘇師軍等賊徒過縣五里頭鳴鑼奪人戶赴州納稅

之米本州支錢付臨賀縣彈壓馮進等部押藥弩手五
十名同本州巡檢趙春前去桂嶺縣勦捕又據道州申
賊徒十二月二十五日自賀州侵入江華縣界黃小九
家取酒食用關集隅官等人捉獲正賊朱廿五廖晚二
其餘賊徒竄入賀州界地分自今鄉境寧靜除已關會
攻捕盡數勦絕兩司切詳廣西提刑司牒及道州申見
得上項賊徒目今的在賀州界內但賊徒出沒不常若
道州有備則逸而之廣西廣西有備則復過道州如此

已是數年若以其暫出州界便謂無事切恐媮一時之安養癰護疽終為大患今事連兩路若相與為一家則此賊有不難圖者今廣西提刑司已差彈壓緝捕馮進等部押藥弩手五十名同本州巡檢趙春前去勦捕而本路提刑司昨來亦已差衡道郴桂四州郡巡檢下土軍一百人并道州抽差營道等四縣土軍弓手共一百二十人有偶官義丁在外則兩路皆已有兵把截矣所慮兩路將士之心未必協同若更相望觀悠悠歲月安

有了期若一處先舉而自餘不相應援亦為利害莫若兩路互相關報其所調發人兵隅官彈壓等人各於本界衝要去處守把防其侵軼絕其抄掠之路使其力窮勢蹙道州守倅却當乘此之時遣得力人持兩司榜文喻以禍福許其自新仍一面抄劄飢民措置賑卹使本州之民各皆帖妥無與賊相應者則其勢必孤而官司又明許以不死則投附者必衆其執迷不改者勢必無幾却關會兩路之兵各進前掩捕而選擇其中熟於山

谷地利之人擣其巢穴其成擒必矣今具措置事下項

一調發兵馬帥憲司當任之昨來提刑司已差發四州都巡土軍一百人及糾集義丁等人外今諸本州更切斟量緩急如合用添兵即火急飛申安撫提刑司行下差撥應副其錢粮先撥合解諸司窠名錢物應副支給却行具申理豁

一糾集隅官彈壓等人及土兵弓手過賊來路防護江華等縣居民無衝突之患道州當任之今請本州

從長措置施行務令著實有備不得具文塞責

一賑䘏饑民使各安業本州與提舉司當任之本州諸縣皆有饑民江華最甚請本州日下先次委官抄劄江華縣饑貧戶口火急申提舉司支撥常平錢米行下賑䘏餘縣却以次區處如常平有限不足均給即疾速具申帥漕憲三司同共具助

一踏逐得力人入賊説諭令其散衆投降亦本州之責令從安撫轉運兩司具榜發下本州請疾速差得

力人前去散帖招諭其應下合行事宜就委本州陳司理與守倅商量從長施行務使賊徒及早解散户民各得安業賊徒見在賀州管下兼昭州及廣東連州路徑相通切恐賊徒透走難以収捕合牒廣東西兩路經畧安撫提刑司及昭賀連三州詳前項事理各行調發人兵防守衝要無令竄逸如有機會可乘即關報道州合兵掩捕務要與民除害不必以各路之故互分彼此

右牒上本路提刑提舉廣東西經畧安撫提刑司并道昭賀連州各請照前項事理速為施行及具申樞密院伏乞㫖揮劄下諸處催促施行嘉定十六年正月十五日

申尚書省乞撥米賑䘏道州饑民

證對本路管下永道兩州去歲旱禾方熟忽傷螟蟲晚禾垂成水潦暴至田畆失收人民闕食緣此道州江華縣凶徒竊發饑民羣附遂至猖獗諸司逐急委官措置

擒捕仍多方招誘饑民近已獲到賊首餘黨相繼降附目今招誘來歸者非惟無所贍給而中産之家亦多飢餓至於細民則尤極狼狽道殣相望疫癘復作骨肉流離城市聚落委棄嬰孩至有不獲已而溺之江水者其勢危急葢尤甚於嘉定十四年之旱瘦兩司見差官抄劄措置糶濟縁飢餓者衆米石闕少别無可以措畫證得嘉定十五年郴道桂陽三郡旱傷朝廷行下於郴州樁積米内撥五千石道州桂陽軍常平米内各撥二千

石兩司又節次申乞兊撥潭州和糴米石蒙劄下科撥

六十石專一賑濟計撥一萬五千石以活饑民一方赤

子遂獲更生今道州承連年旱疫蟲澇之餘又有盜賊

疾癘之苦百姓飢餓父子相棄常平存米既已無多道

州郡計自來窘匱有税之家又以累歲薄分全無儲蓄

鄰近永州自患不給接連廣郡道梗不通别無米石可

以仰食雖賊黨漸平然饑民易動一方之事尚多隱憂

今來情急勢迫所合申控朝廷仰祈矜卹以解十萬生

靈倒垂之急欲望鈞慈於潭州或道州和糴米内撥米二萬石亟賜劄下專一賑濟道州饑民庶幾百姓存活銷患未萌不勝本路之幸須至申聞者右謹具申尚書省伏乞旨揮行下以憑遵守施行三月二十四日奉聖旨依令道州接見起發襄陽府和糴米一萬二千五百石就充本州賑濟使用如上項米已行起撥即仰潭州於嘉定十四年分見樁和糴米内支發一萬二千五百石應副道州支用候支散畢開具夾細帳狀申尚書省

申樞密院乞免將飛虎軍永戍壽昌狀

證得今年五月二十六日準當月十五日樞密院劄子

節文為本司申乞將壽昌見屯親兵忠義軍八百餘人帶衣甲盡數替回歸司教閲事已劄下壽昌軍節制司外劄付本司從所申事理施行將已發往壽昌軍飛虎新軍共一千九百四十三人各人老小妻口更揀五十七人并衣甲軍器等亦同老小妻口日下一併般挈往壽昌軍一處居止通作二千人永久屯駐將飛虎舊軍四百五人且權與存留教習新軍及行下飛虎軍招填闕額外所是起發新軍老小妻口本司尋契勘若徑將

飛虎新軍老小妻口盡數發遣在潭州可省日支券食在本司可免歲費拆洗等錢誠為利便所合仰體廟算亟行遵禀但縁本司體訪得上項新軍當來雖係於本路諸州招收既而就潭州選刺押下本州新寨居止教閱往往即視本州以為鄉土其間多就本州結親者近聞永戍壽昌頗懐顧戀本司慰勉就道偶無異詞然揣度其情尚有復回本州拆洗之望今將各人老小妻口遣就戍所雖有室家團欒之樂且無道路往來之勞而

其意嚮終不以為便博采將士之論不謀而同今本司見據先來部轄壽昌軍捍禦新軍將官唐亮申所部新軍七百人一面起發回司拆洗限兩月仍前起發外其逐人老小妻口欲且令在本州新寨居止免行發遣仍欲立為定制自今壽昌捍禦飛虎軍每滿兩歲一次拆洗庶幾軍情感悅緩急可以集事至於本州本司雖小有支費所不敢計而朝廷昨來所委本司新剏造寨宇亦不至為棄物本司已於五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六

月初二初三日具申樞密院乞速賜劄下壽昌軍及本司證會施行未准回降今月初七日據壽昌軍差正將趙遵部押第一次起發捍禦新軍六百九十七人回司拆洗據衆軍員狀稱新軍為見當來舊軍多有立到戰功增加爵禄又見文榜止是潭州飛虎却無壽昌寄招衆軍皆是抛棄物業般挈父母妻口前來投充就請又多是本路諸州産户或改刺禁軍盡在本州結親及有祖宗墳墓塋在附近去處若使永戍壽昌則是家産破

蕩親屬遠絶祖宗墳墓不能拜掃深實利害昨已具狀赴沿江制置司陳乞已蒙備申朝廷外陳乞將新軍存留在寨一年一替或依信陽軍捍禦官兵久例一年一次拆洗使各家有父子團欒之樂衆軍皆得安跡今契勘本司昨來體訪得知前項利害因依已排日具申乞今據回司拆洗新軍陳狀顯見軍情未以永戍為便欲望鈞慈檢証累申事特賜敷奏速賜劄下壽昌軍并本司證會將前項新軍老小妻口且在本州新寨居止免

行發遣仍立為定制將壽昌軍捍禦飛虎軍兵每滿兩歲一次回司拆洗庶幾兩便謹具申樞密院伏乞旨揮速賜施行　時壽昌知軍朱索建言朝廷從其謀行下某度軍情必不悦方為申陳未幾果聞諸卒喧譁幾至生變朱逃於江北乃出榜詐以初無此事仍發其歸司拆洗然永戍之議未已也某初請未從又再三有請且作親札白廟堂甚力乃始下鄂州制置司制司申潭州所請其說甚長久之乃劄下從本司所申行十月十二日也

申樞密院為已誅斬武岡軍叛卒狀　嘉定

證對本司昨為武岡軍禁軍蔣宗楊德攢司劉德近在

軍衙作閙及刦掠黄三蕭八等家財殺死百姓周少三
等事尋奉八月二十五日省劄備奉聖旨令本司更切
撫諭安輯施行遂於九月初十日密切行下本司撫諭
諸軍各令安帖外仍喚上蔣宗等三名赴本司聽候旨
揮仰本軍立便解發如敢抗拒請權運選差得力兵級
經行擒戮函首赴司其蔣宗等三名家財並給付用力
兵級充賞仍將本司發下借補官資文帖書填給付并
具姓名保明供申 切待具奏朝廷給降真命及從本軍

兊支官會二千貫文等第支犒具申本司發還去後今月十四日據武岡權軍僉判葉宣教申於今月初九日分差得力軍兵陳喜李成等擒捉蔣宗楊德劉德三名斫到首級了當其餘隨從人于喜等亦已捉到分送三獄收禁外所有蔣宗楊德劉德首級别狀申解併具陳喜李成等功賞供申先次飛申本司須至申聞者右所據前項狀申本司除已牒武岡軍催申候到逐一施行别具供申外謹具申樞密院伏乞證會

又申樞密院狀同日

使司昨於九月初十日出給文榜發下武岡軍委權軍葉僉判喚上蔣宗等赴司聽候旨揮如敢抗拒即仰擒戮函首申解却將蔣宗等家財分給用力兵級仍將本司元發下借補官資文帖書填給付供申去後今據權軍葉宣教申已於今月初九日分差得力人陳喜李成等擒捉蔣宗等三名各已斫到首級及提到隨從人于喜等送獄根勘外今有各行事件須至旨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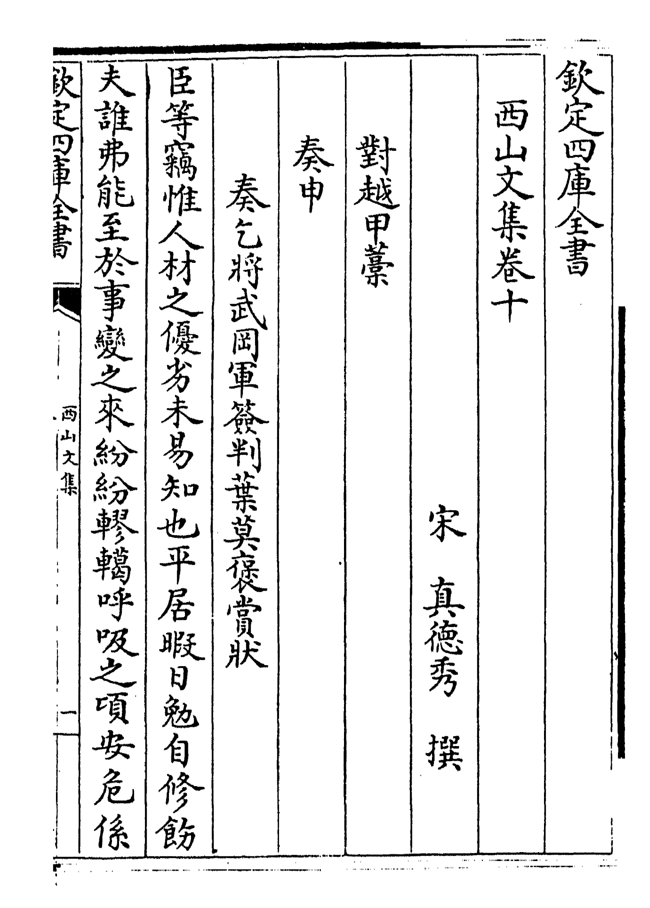
一據申兵級陳喜李成等委是用力向前深可嘉尚其餘同共用力之人亦合優賞請權軍照使司元行下文榜事理將所給借補官資文帖斟酌輕重書填給付不許泛濫仍具姓名申本司切待具申朝省給降真命其蔣宗等三名家財合照元榜事理第等支犒用力兵級所是本司元榜出立賞錢二千貫文亦合斟酌輕重立便給付務令公當

一昨來蔣宗等在城内及城外二十里間刼掠民户家

財打蕩屋宇一番驚擾深可憐念請權軍日下抄劄城
內外被害人户姓名於常平錢内等第賑䘏一次務令
優厚
右牒武岡權軍葉僉判照前項事理逐一施行具狀供
申并牒上三監司請照會再申樞密院證會仍申尚書
省諫院御史臺
小貼子所是本司元立賞錢二千貫文已行下就本
軍兑支及差人齎去發還本軍外别支官會一千貫

發下令項賑䘏軍城内外被害居民伏乞鈞證

西山文集卷九



西山文集卷十

宋 真德秀 撰

對越甲藁

奏申

奏乞將武岡軍簽判葉莫褒賞狀

臣等竊惟人材之優劣未易知也平居暇日勉自修飭夫誰弗能至於事變之來紛紛轇轕呼吸之頃安危係

焉乃能從容區畫摧羣兇陸梁之氣成一方綏靖之功則其材始有可稱者矣臣所部武岡軍近者有兵卒之變原其始也葢以守臣司馬遵不善撫循至此紛擾臣某嘗劾奏以聞奉旨罷免矣遵雖去郡然兇卒蔣宗等自知以軍伍之微已嘗陵犯郡守剽掠居民戕殺保丁罪在不赦締交合黨其謀日深既脅取州郡文帖為諸營之長且以將領自稱擅出文引役使郡兵鳴梆集衆無敢後者方其鼓衆倡亂之日已刼郡民三十餘家臣

等移文撫定之後雖不復行刼但以意諭富室借犒軍之名令輸錢於已所積日富氣燄愈張包藏禍心寔有叵測獨賴本軍簽判葉蓂者平時素以寛厚為兵民所信愛自初變作司馬遵託疾在告蓂能身任撫諭之責使蔣宗等不敢大肆其兇臣等得報亟令蓂權攝郡事且密授計策使蓂圖之又能深沈弗露外示撫柔而中為規畫以措置火政為名選兵卒之可用者團結什伍更番守宿區處既定即以臣所下賞榜及借補文帖密

示其中之可仗者數人使為之倡於是羣卒爭奮遂梟蔣宗等三人之首於崇朝之頃其餘兇黨同時就縛無一漏網闔郡吏民歡若更生臣等竊見宣教郎簽書武岡軍判官廳公事權軍事葉莫學問博洽操行潔修早登儒科兩試邑令始在善化以和平為政潭人稱之繼在遂昌修復經界迄今猶賴其利及至武岡適會闕守攝承數月政譽藹然撫荒蠢陵民被實惠今兹又能殄除兇逆震慴國威使軍律已壞而復修民情方揺而遽

定其事雖止一方其利實及一路其効雖止一時其功可及百年用敢合辭上干天聽伏望聖慈將莫優加褒賞仍賜拔擢以風厲當世使凡為國竭力為民除患者知所勸勉實天下幸甚須至奏聞者右謹録奏聞伏候勅旨并申尚書省樞密院諫院御史臺又與廟堂書云某近自武岡究卒授首之後一再奏起𨚗陳伏計悉塵鈞覽今晨本軍具到事之本末及用力兵級姓名謹用備中朝者切惟簽判葉莫以孱然一儒生平時謙恭静默若無所能為者臨事制變乃毅然奮發如此其所區處又極縝密故能翦除兇醜綏靖一方其力甚難而其功甚偉某已同權憲大夫露薦于朝伏望鈞慈優加奬擢以風厲當世

蓋今有位之大夫祗習為保身持禄之謀其能捐軀犯難為公家立事者甚少況莫暫攝郡符事之濟否初非已責一發不效則舉族殲焉常情於此鮮不顧慮而莫之用心知有公家而不知有私室知有一方之利害不知一身之安危其在今日實為難得方事之未濟也諸郡無籍浸有瞋目語難之風為有司者未免姑息容養以幸無事一旦首級徧徇諸州此等意態不摧自沮後雖有喜亂之人誰敢復效尤者故某薦莫之章以為其事雖主於一方於利實及一路其効雖止一時其功可及百年公論實然非夸語也惟大丞相先生知之諸卒之用力者人數頗多無悉賞之理惟李成陳喜李狀于志四名不可不録已詳其公狀申聞乞正行補授原諸卒所以用力者為本司明立賞罰許事成之日保奏補官故能踴躍効命捐數人之賞以全一郡之生靈仰惟公朝必所不靳願早賜旨揮行下某豈勝惓惓徯望之至十二月十九日奉聖旨棄莫特轉三官陞差充通判

武岡軍仍令吏部將本軍簽判員闕日下者罷其已差下又令赴部別注授

又申乞黄達等賞

本司昨為將宗楊徳等鼓衆作亂光焰熾然恣睢日甚若典刑久而未正必有滋蔓難圖之憂效尤者將相繼而起遂與僚屬共議所以區處之策行下委權軍事葉莫選兵級之可用者許以重賞使之效命必能有濟於是書寫賞榜出給補帖密切發下本軍且許事成之日具申朝廷補授真命權軍事葉莫遂借潛火為名團結

軍伍擇其中之可仗者數人示以本司賞榜及借補文帖果皆踴躍爭奮軍兵李成首能設計誘之使出陳喜李收于志首先用命擒戮渠魁四人之功實居其最已先用本司發下文帖將李成陳喜各借補承信郎李收于志各借補進武校尉遂具申朝廷並與給降真命補授其黃達等四十一人各係隨從用力已行下轉資激犒及押隊徐炳等四員各行薦舉本司亦行開列姓名供申朝廷證會三月二十七日準樞密院劄子節文二

月十一日奉聖旨依李成陳喜各特與補承信郎李汝于志各特與補進武校尉本司已恭稟關牒去訖今據武岡通判葉宣教莫前項狀申乞將黄達等一十六人特更與並加旌賞本司證得所申黄達等一十六人當來係陳喜同等用命擒捕斫到蔣宗等首級之人委有勞效謹具申樞密院尚書省伏乞旨揮特賜詳酌推賞施行

又申併乞推周安衡賞

證會武岡軍叛卒蔣宗等鼓衆倡亂本司隨宜行下權
軍簽判葉宣教莫先次撫定使軍民按堵徐議措置討
方略遂取責本司都吏周安衡軍令狀不敢稍有漏泄
仍令專一承行機密文字其時書寫條畫賞榜補帖等
不欲宣泄盡出周安衡一手且許以事濟之後當與具
申朝廷補官所是周安衡自差委承行之後朝夕究心
備宣忠力繼而葉簽判果以本司所下賞格補帖密示
軍兵李成等踴躍用命一朝之頃三兇就戮今李成等

見蒙朝廷録其勞效授以官資已足為軍卒用命者之勸至於周安衡在司年深累曾承行軍機事務别無過失前政安撫鄒閣學曽具申朝廷乞行補官未準回降今契勘蔣宗等作亂實非其他盜賊之比今事已就緒統周安衡之功雖不可與李成等並言而其宣勞效力若不具申朝廷優加旌賞無以為胥吏忠勤者之勸本司保明是實欲望鈞慈特賜敷奏將周安衡比附次等立功人李成于志體例特與補就官資施行庶幾寸功

必録人知激勵須至申聞者

又申乞將董汝霖處斷狀

本司昨準朝廷旨揮將武岡軍吏董汝霖根勘限十日具情節申尚書省已於今月十四日酉時入樞密院奏字記黑牌遞申發去訖契勘本軍諸卒之變皆是李安世董汝霖生事激作之故獄司勘到情節巨蠹除李安世先已自盡外其董汝霖欲乞旨揮行下特從處斬以為公使生事激變者之戒須至申聞者

奏置惠民倉狀

臣猥以疎庸叨蒙推擇假守湘土深惟委寄之重朝夕疚心茍可以惠養民生培固邦本者不敢不用其至惟是民食一事最關休戚臣在官二年春夏之間郡城居民率苦貴糴葢其生齒阜蕃土產有限全仰客米以濟其乏若隣路與上江歲豐穀賤轉販者多僅免闕食一或不然則市直驟增平民下戶立見狼狽常平義倉之儲本自無幾加以法禁嚴重非饑荒已甚之歲不敢輒

請發糶故二年之間雖苦貴糶臣皆那融借撥别色米斛以糶而不敢遽發常平至今夏米價益翔借撥之米不足以繼然後洊申常平司得米五萬石賑糶一城生齒頼以全活而公家之積則已垂罄矣今嵗一旱所傷甚多來春以後民食必乏倘不早為備豫之計惟盻盻焉須客販之至一或不繼其將柰何竊見國朝張詠淳化中守成都以蜀地素狹生齒寔蕃稍遇水旱民必艱食時米一升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税如其價嵗折

米六萬石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劵俾輸元價糴之奏為定制其後百餘年間雖時有災饉米甚貴而民無菜色臣之於詠無能為役然心竊慕之考之吏牘本州秋税米内有所謂折粳者本正苗之數其後折錢以充郡用前後守臣或遇闕米支遣則令仍輸本色臣今措置自今嵗為始將上項折粳令人戸輸納本色更不折錢以嘉定十六年納到數目計之合正與耗為米五萬餘石别敖盛貯名曰恵民倉嵗嵗賑糶其規模大略悉

儌張詠之法庶幾城市細民自此永無艱食之虞而因養寓教又於風化不為無補所有張詠舊法與臣今來區處事宜不敢上瀆天聽已具申朝省外竊惟古人良法未有百年而無弊者惟詠賑糶一事自淳化至宣和百有三十餘年蜀民被惠如一日不惟詠之區畫有方亦由繼其後者更相維持小有弊病隨即求藥雖有異議不為動揺而朝廷著之令甲前後議臣復主張而申明之以故行之愈久其利愈博臣今欲望聖慈將臣奏

申事宜特降勅旨行下本州永永遵守使潭人世世蒙
被聖朝子育之恩實一方大幸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後批
二件送戶部勘當限五日申尚書省本部契勘今都省
批下湖南真安撫奏今措置將本州秋税米内折粳米
者自今歲為始令人戶納本色更不折錢以嘉定十六
年納到數目計之合正耗為米五萬餘石別敖盛貯名
曰惠民倉歲歲賑糶永無艱食之虞送部勘當事理今
部照得今詳潭州真安撫所申以本州折粳並納本色
米置惠民倉如張忠定公知益州日故事必帥守能節
用愛人而不較折粳以為郡計之利乃能相繼經久之
良法美意俾百姓歲受平糶之恵又可保全常平義倉
水旱之備今勘當欲候今秋旨揮下日行下本州依應
申取朝廷旨揮伏候旨揮右劄付潭州從戶部
勘當事理施行准此寶慶元年正月二十五日

申朝省借撥和糴米狀

竊見湖南一路今夏一旱甚廣而潭州為甚潭州諸縣多以旱告而長沙善化寧鄉益陽等縣為尤甚早稻之傷幾及其半懇旱之狀日以千百計某已委官分行檢視入秋以後雖幸得雨然潭之風土多種早稻其視晚禾居什之七晚禾雖稔自輸官外贏餘無幾富家之所儲蓄細民之所仰食惟早稻而已今既不稔則來歲春夏間闕食必甚某濫叨郡寄視民利病實已休戚每一

念之寢食幾廢且去歲收成日獲中熟徒以般販出境為數頗多今春以來米價翔踴甚至無米出糶州城自二月後即行賑糶至七月終計米七百萬石諸縣鄉村在在勸分免流莩今歲所收比之去年大相遼絶晚禾雖茂近者不雨又半月矣頗聞高田已多龜坼倘更不稔其將奈何豫備之計豈容不講然常平之積既已甚乏其他又無米斛可以那融倘非控告朝廷存留綱運則州郡雖有救卹之心安能使人實被全活之恵數内

一契勘本州有未起嘉定十六年上供米三萬三百石
并嘉定十四年和糴米三萬二百餘石十五十六年和
糴米一十一萬一千七百八十餘石近準省劄指揮於
上項和糴米内起一十萬石赴湖廣總領所交納見今
不住裝發所餘止有一萬一千餘石而已今來欲乞朝
廷將上項未起上供和糴米共七萬二千三百餘石存
留本州為來春以後賑糶之備庶使在城十萬餘戶不
至有闕食狼狽之患其糶到價錢謹當令項樁管候將

來豐熟收糴補還其於公朝積貯初無虧損而細民實被更生之恩伏乞劄付本州從申施行仍劄下湖廣總領所證會伏候旨揮九月一日奉聖旨令潭州於和糴椿管米內支撥二萬石充賑糶使用務要實惠及民其糶到價錢令項椿管候來年秋熟收糴補還

申尚書省乞撥和糴米及回糴馬穀狀

昨緣潭州諸縣今歲告旱禾稻損傷來歲春夏之間闕食必甚常平之積既已空乏其他又無米斛可以那融遂畫項具申朝廷其一乞將嘉定十六年上供米十四

年以後和糴米共七萬二千石存留本州為來春賑糴之備其二乞將嘉定十七年合發馬料綱免起一年從本州措置就諸縣鄉村置敖收納來歲給貸末等人戶充為種粮今月一十五日恭惟九月初八日省劄付九月一日聖旨令潭州於和糴樁管米内支撥二萬石充賑糶使用務要實惠及民其糶到價錢令項樁管候來年秋熟收糴補還仰見聖朝愛育斯民之意與天無極但某元請存留米七萬餘石今來止蒙朝廷支撥二萬

所有馬數一項又未準指揮仰惟仁聖在上視民如傷每遇一方水旱悉力賑救未嘗少有靳惜某昨漕江東適值大歉與諸司共請于朝前後得米凡五十餘萬石官會度牒又不與焉大抵悉行給予當時九郡四十三縣之民無一流莩感戴至今叨恩此來值道州飢疫又同漕臣控請旋蒙行下撥賜和糴米一萬二千餘石徑行給濟四縣生靈垂死復生今本州之旱視江左舂陵則為稍輕某之所請亦不敢輒援前例葢撥米賑糶自

當收糴補還免穀給貸亦以價錢起解非逕乞賑濟之比朝廷昨尚從其所難今豈不從其所易皆某敷陳未力之罪也合再具申請如左

一本州生齒最為蕃庶某去歲以來舉行賑糴在城都之近城者抄到七千一百餘戶其始三日一糴貧民抄劄一萬二千八百餘戶長沙善化兩縣鄉自春至秋共糶過米七萬餘石去冬收成日係中熟徒以鄰境告歉客販不來本州之米却泄於外

縁此價直驟增細民艱食然不過三兩日一糶尚用過前件米數況今夏一旱損傷至多目今諸縣申到檢放旱田凡三百一十六萬九千三百餘畝以来春以後米價翔踴必甚於今非連日計口給糶米有所不可則所用米斛比之今年又須加倍證得某近置惠民倉撥人户納到折粳米五萬餘石椿充賑糶已具奏申外今蒙朝廷支撥和糴米二萬石總而計之僅有七萬石指凖切恐給糶決是

不敷某不敢以將去之故不為力陳然亦不敢必望朝廷悉如前請契勘十四年以後和糴米見有四萬一千二百餘石樁頓州倉除已除指揮支撥二萬石外自餘二萬一千二百餘石欲望朝廷并賜行下撥充本州賑糶將糶到價錢令項樁管收糴補還所有十六年上供米三萬三百餘石一面接續裝綱起發往襄陽交卸不敢再有申請

一本州管下名為產米之地中户以下輸賦之餘僅

充食用富家巨室所在絶少每歲鄉村闕食諸縣例行勸分往往所得無幾雖間有勸到米石去處以之給糶無田之貧民尚不能徧及若五等下户纔有寸土即不預糶其為可憐更甚於無田之家盖其名雖有田實不足以自給當農事方興之際稱貸富民出息數倍以為耕種之資及至秋成不能盡償則又轉息為本其為困苦已不勝言一有艱歉富民不肯出貸則其束手無策坐視田疇之

荒蕪有流移轉徙而已某居常深念所以救之而未得其說今春艱食諸處細民窘迫至甚惟長沙縣諸鄉有社倉二十八所凡二十畝以下之戸皆預貸穀賴此得充糧種比之他縣貧民粗有所恃某因是詳加體訪乃知本縣社倉叔始於慶元初年迨今二十餘載雖不能無弊而貧民蒙利實多以此遂欲推行之於諸邑郡計雖乏極力撙節粗可官僚皆謂馬料之穀可以陳乞兊撥蓋其說可

行者二去歲合起之數尚有八萬一千石在倉見今在倉裝發則軍前馬料未至闕乏一也湖北州縣今歲多稔以米價錢鮮總領所就彼收糴自可接續支遣二也某昨來申請之後切度朝廷必垂矜允而工役煩夥非數月不可成若俟指揮恐其替期已迫不能集事先遂行下諸縣置立倉敖近據逐縣申各起造了畢及已選差鄉士主掌分撥稅戶送納田野農民知州郡為控告朝廷立此久

長之利人欣悦歸感聖恩今年雖欲申輟有所不可某在官二年所以為民食計者無所不至在城則置惠民倉諸縣則勸立義廪近又申常平司將今年義米權就置社倉去處别敖受納以備來歲賑糶然所及者亦止是無田之民若未等稅户有田而貧者自置立社倉儲穀給貸之外别無他策可使蒙惠且游手浮食之民既被存恤而力田輸賦之家反不沾匄揆之人情尤所未安欲望特賜

指揮從某所請令本州證目今價直以行在會子並紐
算水脚縻費解赴總領所交納徑就湖北收糴在總領
所實無所損而本州得此數之穀散諸鄉村歲歲給貸
循環無窮實一方大幸
小貼子某第二項所請恐議者以社倉易生弊倖徒
費穀斛未必有益某考之諸處社倉敗壞之由葢緣
其始多是勸諭士民出本因令管幹往往視為己物
官司亦一切付之不加考察且無更替之期安得不

滋弊俾某今來所置諸縣社倉百餘所一切從官司出本選擇佐官分任出納鄉士之主執者不得獨專其權兼令二年一替其視向來規模似稍周密其他考察一一加詳質之衆論似可悠久且尋常救荒最以般運米穀下鄉為難令一鄉之間輒為數倉每倉儲穀數百石其為荒歉之備無出此策伏望朝廷垂察令某迄成此事以幸十二邑之民不勝大惠所有某不俟指揮徑將人户税穀就社倉送納專輒之罪

併乞矜宥施行十二月十四日奉聖旨並依所申劄附潭州

奏置十二縣社倉狀

臣恭惟孝宗皇帝深惟民食之重因朱熹有請頒社倉法于天下自是數十年間凡置倉之地雖遇凶歲人無菜色里無囂聲臣少時實親覩其利歲久法壞每為之太息嘉定乙亥蒙恩將漕江東歲適旱蝗承詔措置荒政奔走屬部親見飢窮之民惟鄉落最甚而致粟又為最艱勞費不啻數倍因慨然深念使社倉之法推行而

不廢在在皆有藏粟以之振民猶取之懐也其利豈不溥哉至是益知孝宗皇帝之聖謨神畫有百世不可易者近歲士大夫以其蠹弊多端往往歸尤於法欲舉而廢之抑不思古今之法曷嘗無弊亦在夫維持整飭之爾如以常平義倉論之侵漁移易其害亦不一矣然卒不可廢者以其害不能揜利故也何獨社倉必欲舉而廢之哉仰賴聖朝深知此法未容輕變前後監司守臣有欲建立者皆可詔之凡今有倉之地如建昌南城表

州萍鄉等處推行有法人蒙實惠而潭之屬縣曰長沙者向有倉二十八所葢慶元初知縣事饒幹所立距今三十餘載雖不能亡弊而窮民賴之亦多臣叨蒙湖湘適潭人連歲艱食今夏旱暵尤甚禱請之餘齋居深念所以為一方飢饉之備葢無出社倉之右者用是撙節浮費以官錢易穀于總所凡八萬石益以他穀為九萬五千餘石十二縣置倉凡百所令人戸之當輸穀于州者就輸之社倉其歛散之規息耗之數大槩悉倣朱熹

所上條約而因時捄弊視俗制宜者又加詳焉此蓋淳熈勑旨之所許也仰惟仁朝深知之初方務行孝宗故事臣敢昧死以聞其申請事宜已上之尚書省乞賜敷奏施行伏望聖慈察臣汲汲為民之心從臣所請頒降旨揮令本州常切遵守庶幾良法美意久存而不壞貧民下戶得以蒙天施於無窮臣不勝大願須至奏聞者

尋得旨依奏行下

禮部申省論小祥不當從吉狀

某伏覩已降旨揮羣臣候過寧宗皇帝小祥並服純吉者某謹按禮經子為父臣為君皆服斬衰三年此禮之所當然人情之不容已者也自漢文帝率情變古後世始不復見三代之全禮閒有天資篤孝鋭欲復古如晉武帝者而其臣習畀守陋顧沮而止之其說不過曰君服於上臣除於下是有父子無君臣也獨弗思古禮之不行患在人君憚其難耳豈有君能服之而臣顧不能耶我本朝列聖相承外庭雖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

三年之服追至阜陵獨出宸斷易月之外衰服如初朝
衣朝冠皆以大布三代之下葢未之有惜當時輔臣禮
官不能推廣聖意并定臣下執喪之儀遂使人主衰服
三年於上而羣臣易月公除於下此千載無窮之恨也
迨紹煕甲寅阜陵上賓從臣羅點等建議乞令羣臣於
易月之後未釋衰服朝會治事權用公服黒帶每遇七
日及朔望時節朝臨奉慰應于喪禮皆以衰服行事山
陵之後期與再期則又服之至大祥而後除至於燕服

亦當稍爲之制去紅紫之飾此於臣子行之非有甚難而可以畧存三年之制者詔從之當時臺諫集議以爲黙等所請雖未純古亦略存遺意可以扶持衰薄補助名教且請倂君服討論竟以不果議者至今惜之某愚竊謂古制之不行久矣使人君居喪必若阜陵之禮羣臣執喪必若甲寅之制雖其節文度數未盡如古而其意則已庶幾於古矣自侂胄弄權羣姦朋附但欲一切反慶元初政故光宗之喪羣臣復以小祥純吉今以會

要諸事敓之羣臣禫除而純吉者累朝之制也其後易以升祔至紹興而易以小祥至甲寅而又易以大祥二百餘年之間喪制四變皆近而之遠非自遠而之近也侂胄變甲寅之制而從小祥之舊是自遠而之近也自遠而之近是舍厚而從薄也其可乎哉且嘉泰元年八月禮部太常寺申乞遵紹興已行之典淳熈申命之文令百官過小祥日並服純吉臣今考之淳熈宅憂之日雖有羣臣自從易月之令初未嘗有小祥從吉之文蓋

高廟登遐在四年十月八日至十六年二月二日孝宗
內禪光宗踐阼於是文武百僚鞍韉佩帶悉用吉禮然
則當時之純吉自緣新君之受禪非為高廟之小祥也
嘉泰禮官敢於舞禮如此豈不重駭耶乃者有司偶失
討論徒以光宗喪紀最近而可遵不知甲寅所定乃寧
考初政之善而辛酉之議乃權臣更改之失自嘉定以
來凡權臣之舛政繆令剗革多矣喪紀重事豈容反蹈
其失乎且揆之禮意參之人情有未安者二焉皇帝以

至性篤孝躬執三年之喪自今至于大祥在宫庭則苴麻未釋也臨朝視事則淺黄之服黑犀之帶未改也而羣臣遽已無所不佩豈君服斯服之義乎此其未安者一也八月三日實維小祥越七日而遂純吉追念去歲是時先皇帝負扆朝羣臣尚無恙也今音容若存仙游已邈臣子雖號慟泣血未足以洩其哀乃於此時遽即純吉之服遂忘憂戚之容揆之人情必所不忍此其未安者二也先帝臨御踰三十年臣子蒙恩實同天地雖

捐肝腦絶筋骨未足論報況區區服章文飾之末乎且帶不以金鞓不以紅佩不以魚而鞍韀不以文綉此在羣臣初何所損而於朝廷之儀亦未見有妨愛禮存羊則所繫者甚重欲望朝廷更下有司考求紹興甲寅已定之制斟酌而行之其八月十日百官純吉旨揮姑賜收寢庶幾稍合禮意足以貽示方來亦皇上初政之先務也某以迂踈蒙恩擢貳宗伯稽古禮文之事實其所職庸敢冒昧輒薦其所聞如或可采即乞朝廷詳酌速

賜旨揮須至申聞者未到闕前已有從吉旨揮既供職遂以此繼之上廟堂劉子云前日進侍東閣嘗借及宣宗小祥百官純吉事伏蒙鈞諭聖上方且執喪羣臣豈應純吉但昨來指揮已下諸道不可復追欲旦夕率百官請上御殿聖德謙沖必未聽允即降旨候大祥從吉仰見大丞相從善如流處事有法某不勝歎仰之至但溥海內外均為臣子若在廷服飾仍舊而外方獨先從吉則內外異容恐有所未安某謂莫若亟降旨揮徑作都省勘會昨據禮部太常寺申乞令百官以小祥純吉雖已從所申緣皇帝見三年之喪羣臣未應據行純吉見別議施行置郵傳命不過兼旬可以徧達諸道獨川廣其至少遲耳如此則正大明白雖不必他為委曲亦自可行蓋前降旨揮乃有司之誤非朝廷之失昨因其有請而從之今以其未安而改之非惟無損聖朝之大體抑足以爭光君相之盛德某一區區又竊謂朝廷之上事無大小莫不皆然非但喪制一

端而已蘇文忠公所謂印刻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以明聖人之無我正謂此也若以其既行而憚於更改則所失多矣某夙荷大丞相先生優容狂瞽芻有知見不敢自嘿仰乞鈞察尋百官拜表表請御殿批答不允遂詔行在職事官以上候大祥從吉諸路依已降旨揮時已闔門求去遂不復爭

江東漕謝到任表

臣言準告授臣具位臣已於二月初一日就本路信州永豐縣界劄職事訖者兩螭夾侍久玷近班四牡載馳叨分劇部假中祕隆儒之寵為外臺將官之光望過所期感深以惕臣某中謝伏念臣材非適用幸有逢辰屬

漢廷更化之初首唐室登瀛之選金鑾夜直承密命者六期玉陛晨趨對清光者再稔凡吮墨濡毫之任皆振纓峩弁其間吏責既稀所願優游於邇列主恩未報寧忘眷戀於本朝其如親闈喜懼之年當謹人子清温之職輒援公輔等翰林之清庶幾潘岳奉版輿之懽分太守之符日須成命出少府之節遽冒殊恩懐章而過里門閲宿而臨封部敬卜中和之節重宣寛大之書軺傳初馳旄倪争覩謂朝廷所以輟柱下之史皆聖主將以

惠江左之民因博采於風謠頗究知其疾苦以垂罄之家而因追需之目以屢豐之歲而多流徙之人官無足證之簿書里有難平之徭役文移星火不勝胥史之誅求牒訴丘山半為賦租之煩重興言及此勿抶可摩輒殫朝夕之咨諏兼體公私之緩急賦難遽省盍漸捐賦外之征民未易蘇當先去民間之蠹竊自量其縣薄恐終負於選掄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洪造曲成大明愽照念臣志存將毋俾獲便於旨甘知臣學本愛人欲稍觀

其政事肆加邃職仍畀重權臣敢不以阜俗為阜財之方以悅民為悅親之本輒所仰媿初無鞭箕之能撙節是先唯敬佩玉音之訓

為賑濟無罪可待謝表

臣某言昨以知廣德軍魏峴奏臣將賑糶米擅行給濟臣尋具奏聞待罪外恭準尚書劄子三省同奉聖旨真某無罪可待魏峴與宮觀臣除已即時望闕遥謝訖者囊封引咎甘誅竄投諂旨疏恩遽從原貰驚魂甫定感

涕交流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猥以孤生寢
塵華貫雖亡他技可自詭於事功獨有此心常恖忠於
君父頃玷諂諏之寄適罹旱暵之菑一道生靈命方危
於絲髮九重宵旰痛苦切於體膚蒙振贍之有加懼奉
行之弗稱惟比年之通患眡荒政為具文昔嘗竊歎於
里閭今忍自欺於天日懇誠一念不翅已憂纖悉百為
幾如家事官僚惟其可用復何常職之拘德意有所當
宣遑卹小嫌之避方桐川之再至適麥壠之未秋嗸嗸

衆口之告飢毣毣累章之瀝懇雖尚稽豖詔臣子不得而專愁茍可活民仁聖必無所愛遠稽汲黯河內之故事近考范鎮宛丘之已行輙頒給而後聞果允俞之亟下豈料屬臣之守迺騰冏上之章謂人臣之辠無甚於擅權而天下之惡孰踰於方命始共成其過舉終反中以深文借前古尾大之言實微臣族赤之地縱日月照臨之下靡隱弗昭顧風波震蕩之衝何恃不恐亟伸辜籲仰瀆聽聰在漢法之當誅辛堯仁之垂宥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澤流遠邇識洞忠邪知臣分求牧之憂誼難安視察臣有放麑之故意實無他特恢含垢之恩稍正望譏之典以伸輿議以厚邦風臣敢不祗載鴻私勉殫駑鈍使殺身有益尚肩一節以報君況為善無傷敢替初心之及物

又謝宰執啟云巧語上聞極抗章而自列隆恩下逮迄赦過以弗誅捧詔淩兢捫躬感惕伏念某本憸通敏徒抱闒疎入侍軒墀每見玉色憂民之切出乘輶傳伏覩璽書卹下之頻誓竭駑材祗承德意屬江左並罹於旱熯而桐川尤極於凋殘蒙振贍之特優懼奉行之弗稱夙宵一念民飢奚異於己飢區畫百為王事殆同於家事所冀推仁恩而均被靡遑顧文法以自營頃當原隰驅馳之時備覩田野焦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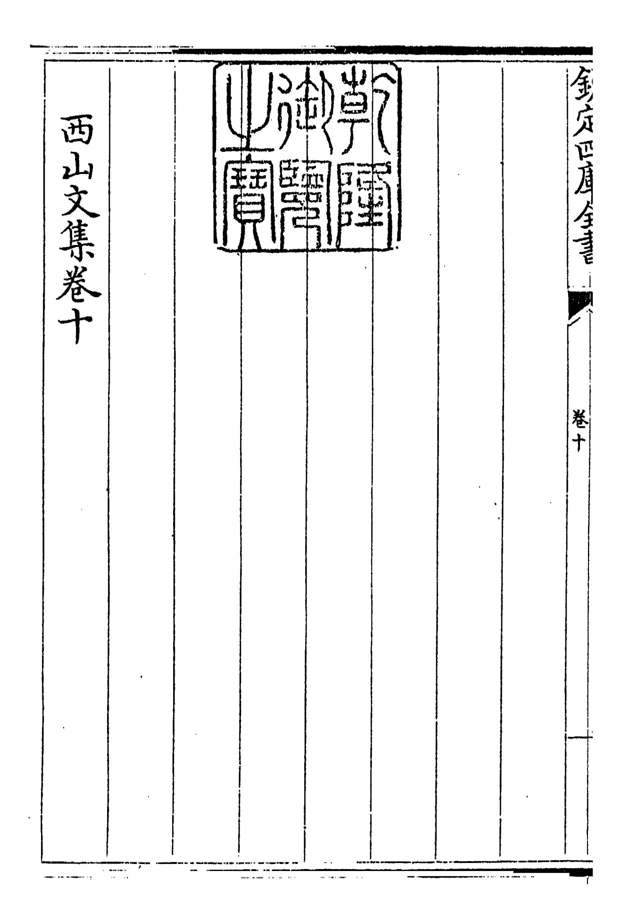
實欲糴則人苦青蚨之乏欲濟則官無紅腐之儲抑立視其死與既有負求匄之托苟利專之可也又難逃矯制之刑與其失職以媮安寧若損身而任責勉效便宜之舉亟蒙開可之音顧小臣敢越於拘攣見盛世素存於寬大是乃彰朝廷之美何至干堂陛之嚴以王命而瞯民籍本其所職貪天功而為己力焉有此心豈虞止棘之讒乃出剖符之手情狀深藏而叵測有媿先知語言妄發而不倫本亡足辯苟天日照臨之赫免風波淪陷之危茲蓋伏遇某官以至公而秉化鈞以深仁而培邦本謂羣臣之善亦王之善齊人常有格言而衆職之功乃相之功抑子誠為確論凡悉力以裨荒政即盡忠以報公朝肯令譖愬之並行馴至是非之易位特加全護俾逭讒呵某敢不仰佩鴻私益肩素守放麑何卑既蒙觀過之恩蹈虎雖危當勵匪躬之節其為銘篆曷既編摩

禮部侍郎謝表乙酉七月九日

臣某言念伏準告命授臣朝議大夫試尚書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兼直學士院所有直學士院職事累具辭免奉聖旨依所乞免兼外已於今月初六日祗受者伏以龍飛九五幸逢真主之興馹召再三遽還邇臣之列職親地近恩鉅人微臣某實惶實懼頓首頓首竊惟國勢之重輕率視人材之聚散王多吉士則若鳴鳳之集梧桐朝有直臣則若猛獸之衛

藜藿和聲聞而妖聲自息正氣勝而邪氣罔干是以元祐首年盡起諸老隆興初政畢萃羣賢正涂既開治象可卜於赫盛旦適追先猷宜得白首耆艾之英以重清時獻納之選伏念臣學雖志道材弗逾人忝乙第於慶元臨軒之初綴三館於嘉定改弦之始鼇扉久直曾微華國之文螭陛屢前徒抱愛君之志越從予節洊易守藩尚期宣室之席前忽痛鼎湖之弓墮羲輪東下方溥海之仰瞻漢札西來先時髦而收召身未登於詞掖班

已躐於儀曹金馬玉堂假儒臣之榮寵蘭臺石室窺太史之秘藏自惟何人叨此殊奬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德全純懿學務緝熈念皇天后土之監臨居懷兢畏察君子小人之消長實兆興衰謂臣雖無適用之材知臣粗有勿欺之節擢躋邇服許責微忠臣敢不戒在苟容期於算報惟禮可以為國願廣晏嬰之言非道不敢陳前竊效孟軻之敬謹奉表稱謝以聞



西山文集卷十